

有因为丈母娘离婚的吗？

月嫂半夜起来给孩子冲奶，路过客厅时被我打地铺的父亲绊倒了，她便抬脚踢了上去，第二天我父亲腰间一片乌青。

而我丈母娘竟然拿这件事开玩笑，对月嫂道：「老头儿不会是看上你了吧？」

父母从老家辛苦地背了满后背厢的东西来，都是一片好心。

可是我的岳母道：「鸡肉、鸡蛋，一筐的萝卜，全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。」

我无话可说。

我们夫妻因为钱的事情大吵大闹，岳母在旁添油加醋：「拿他的身份证去银行查，看他有没有别的户头。」

那个冬天，我因连续加班 72 小时，体力不堪住进了医院。

项目组长去看我，一句话：「公司里谁不是这么干的，怎么你年纪最轻，却最先倒下？如果都像你这样，病假一请就得半个多月，这队伍还怎么带？」

他是半开玩笑的语气，嘴角的笑容也显得真诚，可在我听来却如针扎一样。心律不齐、贫血、低血压，如果这些东西也像系统的 bug 一样可以调试，我一定不分昼夜把它调试好。

我知道我的病耽误整个项目进程，所以我让爱人赵小玉把笔记本带去了医院。每天早上，我吃完早饭，用三瓶点滴的时间继续写代码，写好了再打包发给同事。

中午他们再把反馈意见发给我，我再继续修改。可是忙活了两天，我的医生不允许了，她厉声道：「你如果这个样子就不要来住院了！如果不能好好休息，住了也是白住。」

她长得很像我高中的班主任，连骂人的语气也像。我不怪她，我心里明白，她是为了我好。我只能向组长说明情况，表示想踏踏实实休息一阵子。

组长答应了，我很欣慰。于是月底，我收到了入职以为最低的工资，五千多元，一万六千多元因我的缺席不翼而飞。我答应小玉圣诞节给她买化妆品和包包的承诺落了空。

小玉没有怪我。他说身体最重要，化妆品和包包可以回头再买。孩子的奶粉和尿布钱，靠她的工资也够了，只是这个月九千多的房贷，得动用我们本就不多的积蓄了。

在我母亲眼里一个月能挣两万多已经高得不可思议了，可生活就是这样，每个月的工资都有它实在的用处，最后能剩下的，根本没多少。

我便是所谓的凤凰男，因为我生在农村，我的父母都是农民，而我娶了一个城里的独生女儿当了太太。

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时，我还以为它是某种褒奖，毕竟凤凰是一种具有神性的动物，可没想到，它在如今已变成被人唾弃的代名词。

我们结婚后没多久，小玉大笑着告诉我，「这不就是你吗？从农村出来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！」

那时候我正把脸埋在脸盆儿里洗头发，幸好她不能看见我的脸，因为我的脸颊在不自主地抽搐。对了，他们还说，太敏感也是凤凰男的特质。

高考的时候，我是我们十里八乡的第一名，我考上的大学，既是 985，也是 211。我是乡亲们眼中的天之骄子，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副镇长亲自送上门的。

那个时候的我，多么得意啊，无论走在哪里，都会有人认得我，哪怕我不认得他们。

我怀揣满腔的热情，带着我爹攒了许多年才为我攒够的一万块钱，第一次到了城里。仅一个月，我的骄傲与自信就被现实捏得粉碎。

我不理解何以我的舍友一双球鞋就要花一千多块钱，何以他们出去吃顿饭一个人就要一百多，何以班上女生一瓶擦脸油就要好几百。

这个世界让我不理解的东西太多，我便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能理解的部分，于是，我天天上自行，去图书馆看书，拒绝参加同学们举行的各种活动，我变成了最孤僻的那个。

我是寒酸的代名词，我开始自卑。没有人愿意这样，我只是别无选择。

我无法跟着他们去享乐，一天花上好几百，因为我脑子里一定会浮现出父母一个推一个拉，将一大架子车的蔬菜赶到镇上，整整一天的功夫只换回五六十元。

我也不能不去读书，因为我知道父母每次见到我的成绩单时脸上是怎样骄傲的笑容，那是他们生活里最幸福的瞬间，我没有权利剥夺。

我不知道赵小玉是怎么回事，她竟然会喜欢我。当我发现她总是围绕在我身边时，我只当她也是为了提高成绩，因为她总是问我习题怎么做，也会让我帮她占自习室的座位。

可是她去了，都是趴在我旁边睡觉，临考试了，摇着我手臂求我帮她复习。

她不是漂亮的那种女生，却是极可爱的。她有圆而白的脸，还戴圆圆的眼镜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线，两颗门牙突出来，像动画片里的小松鼠。我喜欢她，喜欢接近她时她身上淡淡的香气，喜欢她白而嫩的双手，也喜欢她看我的眼神，澄澈，且热情。

我猜她喜欢我，却从不敢肯定，即使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一对儿，我也不敢承认。毕竟自卑惯了，与那些在篮球场穿着千元球鞋挥洒汗水的男生相比，我实在太不起眼了。

于是，与赵小玉相处的过程中，我总是被动。

大三那年圣诞节，她向我表白了。她红着脸，对我说，「周平安，我喜欢你。」她的声音那么轻巧，像蝴蝶飞上我的心头。

可是我看着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也喜欢她，可是我没勇气承认。

她牵了我的手，我们顺着操场走了两圈。第一圈儿时，彼此都不说话。她冰凉的手，却是最温暖的话语。第二圈，我为她，「为什么？」

她停了停，诧异地望着我，说：「没什么为什么，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。」她停了停，眨着眼睛问我，「那你喜欢我吗？」

我只觉喉咙堵了什么东西，生疼。我清了清嗓子，重重地点了头，我说：「喜欢。」

从此之后，每年圣诞节于我都不只是一个洋节，而是我们的纪念日。我感谢她当年的勇气，我们才能走在一起。所以我都愿意为她买礼物，竭尽所能让她快乐。

小玉是本地人，父亲是邮局退休的老职工，母亲多年前下岗，后来在亲戚的企业当会计。她家庭不算优渥，但跟我家比起

来，也是天壤之别。

我们谈恋爱时，她带我去她家里。她们住邮局的家属院，院子不大，可是房子竟有一百八十多平米。

我那时候对城里房屋的面积并没有多少概念，我只知道我农村家里的院子顶他们家几个大，关于面积的概念还是小玉告诉我的。

可是她家的卫生间、厨房却让我大开眼界。我没见过种类那么多的电器，也不知道龙头打开是可以出热水的。

大学毕业，因为和小玉的关系，我想都没想就留在了城里。我成绩好，很多企业愿意要我，和小玉商量后，我选择了待遇最好的先源科技。而小玉则是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一家国企。

我的收入开始是小玉的两倍，可是在她面前我没有丝毫的优越感。她吃住都在家里，每个月的工资只是自己的零花钱，如果钱不够，她还会撒娇向父母要。

而我，每个月要交房租水电，剩下的大部分钱，我都寄回了家里。那阵子我父亲动了个小手术，我工作忙，不能陪在身边照顾，每个月把钱打回去，是我唯一能做的。

我一直觉得亏欠小玉，因为和我谈恋爱，很少出去看电影，吃昂贵的冰淇淋，更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在一起看书学习，偶尔压马路。

所以上了班之后，自己手上宽裕一些，我很愿意送她礼物，给她买花，和她去豪华餐厅。虽然心疼钱，但是看到她的笑脸，我心里就很满足。

毕业三年后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小玉的父母一直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这便是她再没邀请我去过她家的原因。

她父母不仅因为我家条件不好，还因为我为人木讷，「一看就成不了大器」。可是小玉她没有屈服，她坚持要和我在一起，不惜绝食与父母抗争。最终，她的父母同意了。

那时候我一个月只挣不到一万块钱，即使父亲手术后我父母不肯再接受我寄的钱，我手上也就十来万。买房买车，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可是岳父母拿一片痴心的女儿没有办法，便主动张罗起这一切。在他们的安排下，以小玉的名义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，他们付了首付的百分之三十，余下的款我们婚后自行按揭。

我手上的十几万，八万块钱作为聘礼，剩下的由我们装修用。房子装修，还要配家具家电，那点儿钱根本不够用。

我始终感谢岳父母，是因为他们施以援手，我才得以在城市里有个「家」。可是我永远记得岳母从我父母手里接过那八万块钱时的表情，她眼的轻蔑、不屑，就好像她在施舍我们一般。

我成了家，工资都主动交给小玉。我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吃饭都在公司，所以平时没什么花销。我的衣服、鞋子，甚至连我配眼镜，都是她全权安排。

每逢过年过节，她也会给两边老人都准备好红包，两边都金额一样。我对这种生活没有意见，她是个细心的女人，家里怎么开支，她都细细地记在本子上。

本子放在我们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我只会偶尔翻一翻。

慢慢地，我的收入也有了增长，从一万，到一万五，到两万，有时候年底还能拿到绩效的大礼包。

连续两年，小玉和我带着她的父母去了泰国和新加坡。我没有抱怨过为什么不带我的父母，甚至连提都没提。

因为我知道一趟旅行价格不菲，可是当我坐在泰国温暖的海边时，还是会想我的父母。也许，等过两年我挣的更多，小玉就愿意带上我的父母了。

从新加坡回来没多久，小玉就怀孕了。这对我们来讲，是件天大的喜事。因为小玉产检的需求，我们买了一台车。

我们出了八万，岳父母赞助了两万。我不肯要，可是小玉想都没想就收下了，她说：「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儿，他们的钱不都是我的，不要白不要。不像你，上面还有个姐姐。」

我笑笑，没有接话。我跟我姐姐的感情很好，她早已嫁了人，当了妈妈。

她的日子也紧紧巴巴，帮不了我什么，可也从来没给我拖过后腿。而且我的父母，只有农村那么一个小院子，他们种菜种地，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已属不易，哪还有什么钱给我和姐姐。

可是知道小玉怀孕，我父母似乎比我更高兴，他们连夜坐火车赶来了城里，那被我塞满后背厢的东西，我简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路背过来的。

这是我结婚后他们第一次来城里，小玉也显得很高兴，为父母更换了小房间的被褥，给他们买了全新的牙刷和毛巾。

当我们把父母拿来的东西小山一样堆在客厅时，她也懂得向我父母道一声「你们太不容易了。」

我母亲过来后便接过了全部的家务，每天变着法儿给我们做好吃的，我以为有父母住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。

直到有一天晚上回家，母亲告诉我小玉哭着回了娘家。

我赶去了岳母家，坐在沙发对面的凳子上听她数落我的父母，原来我母亲洗坏了她两件昂贵的羊绒衫，错用她昂贵的淋浴露洗了内衣，而她出走的直接导火锁是因为她躺在沙发上追剧，我妈让她早点儿睡觉。

我不知道每一件琐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，但是我自认为我了解我的父母，而此时，那个躺在沙发上挺着肚子咄咄逼人的小玉，竟有些陌生了。

我安慰小玉，「我爸妈那么辛苦地背了满后背厢的东西来，他们都是一片好心。」

可是我的岳母道：「鸡肉、鸡蛋，一筐的萝卜，全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。」

我无话可说。

两天后，我的父母回家了。我送他们去车站，他们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坚持要去超市买东西让他们给姐姐还有外甥带回去，可是我爸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买，他说路上拿着沉，太麻烦了。

那些辛酸的往事，即使现在回忆起来，都让人很不痛快。不是委屈，而是对自己的失望。为什么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，却连这些最简单的家务事都处理不了？

女儿出生，依我们老家的习俗，婆婆要伺候月子的，可是小玉拒绝了。她早就找好了八千多的月嫂，月嫂要住在家里的，小玉说我父母来了也没地方住。

可是我无法拒绝我父母想要见孙女儿的热情，他们还是来了，还是背了半个后背厢的东西。我把他们安排在附近的宾馆，可是两天之后，他们知道宾馆一晚上要三百多块钱，便死活不肯住了。

于是两个老人，一个睡沙发，一个打地铺，就那么凑合着。生完孩子的小玉，变了个人。

或许因为我对她的爱，我总是愿意把责任推给整天在她耳边「叨叨」的我的丈母娘大人。在她的带动下，连月嫂对我父母说话也是轻蔑的。

月嫂半夜起来给孩子冲奶，路过客厅时被我打地铺的父亲绊到了，她便抬脚踢了上去，第二天我父亲腰间一片乌青。

而我丈母娘竟然拿这件事开玩笑，对月嫂道：「老头儿不会是看上你了吧？」不敢惹丈母娘，我和月嫂吵了一架，我是故意吵给丈母娘和小玉看的，可是没用，她们依然没有任何收敛。

小玉月子还没完，我的父母便要回去了。

送他们到火车站，我们都哭了。我父母心疼我在那个家里受委屈，而我却哭自己是个窝囊废。

爱情究竟是什么时候消失殆尽的，我不知道。也许是在孩子每天的屎尿屁中，也许是在我们每天的争吵中，也许是在小玉一点一点的转变中。

我不敢说她是个好妻子，但她是好母亲，她希望我花更多点时间陪她，也陪孩子，可是我必须 996，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中，我才能勉强维持每个月两万的月薪。

一个月两万，也许我给家庭唯一的贡献，我别无选择。

生病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不能熬夜，哪怕晚于十一点睡觉心脏也会不舒服。

我被调了岗，收入也随之减少了一大半。可是月供一分也不会少，孩子的支出也有增无减。我们那点儿可怜的积蓄仅够维持半年的。

小玉让我想办法，可是我毫无办法。我不知道除了写代码我还能干什么。

这个时候，岳父母又站了出来，他们说不介意和我们住一起，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房子租出去，靠房租来填补月供的空缺。小玉感激动泣零，认为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救星。

自从岳父母搬来一起住，我只觉得我的头头每天都沉得更低。当她在背后数落我，告诉小玉别人的老公都挣多少钱买了几套房时，我都只能假装听不见。小玉从来不在我面前提，可是她对我的态度，却渐渐在转变。

我以为日子大概已经算沉在谷底了，可是我太天真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公司的裁员名单里会有我。

我不敢告诉小玉，只能假装自己每天依然早出晚归，其实是出门去找工作。

可是我年纪不小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还想找高薪的工作，谈何容易？有一天，我在面试后，看到了她的未接来电，等我电话回过去，我立刻明白，她电话打到了我的老公司，她全知道了。

我回到家，她正在岳母怀里哭泣，岳母也抱着她一起哭，母女俩人哭成一团，喊着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我告诉她们，「我已经找工作了。」

「找到了吗？」岳母问。

「还没有。」

「快两个月了都没找到。快两个月了，你都不告诉我们？你就不把我们当一家人。」

我无言以对。

「你说说，小玉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孩子还那么小。」

「小玉也有工资，就是这段时间她辛苦一些。」

「她的工资就那么点儿，够什么呢？」

「我已经在努力找工作了，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？」

小玉抬起一双泪眼，盯着我问：「你一个大男人，一家之主，你问我怎么办？」

那阵子，因为失业，我晚上休息不好，整天都觉得胸闷气短。我不想和她吵架，我的心里，从来没有那么烦躁过。我转身想走，却被她呵住：「你要干嘛？」

「出去走走。」

「你光知道逃避！」

「可是坐在这里，能有什么办法吗？」

「你在家，好歹大家商量商量。」岳母说。

「你们商量好了通知我。」

我离开了那个家。

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，直到霓虹初上。我看着这个美丽城市的夜景，又一次怀疑自己，当初选择留在这里，真的是正确吗？

也许，我该去小一点儿的城市，或者回到家里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想念我的父母，想念我长大的小院子，想念我的家。

我站在天桥上给母亲打了电话，却没想到，听到她声音的瞬间，我竟流下了眼泪。

「怎么了？」母亲警觉地问我。

我抹掉眼泪，笑道：「没什么，就是好久没给你们打电话了。」

「平安，你的声音不大对劲，说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」

「妈，一直也没敢告诉你。去年冬天，我生了场病——」

「什么病？」母亲的声音很紧张。

「嗨，没事儿，都好了。就是有点儿心律不齐，你不用担心。」

「心脏上的毛病啊？」

「对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，心脏上那可是大毛病。」

「没事儿，都治好了。」

「是不是天天加班累的？我就过去那么两次，你没看看你，天天回来都是一两点，一大早又走了，那哪儿成啊？要不我跟你爸再过去一趟，我们给你做阵子饭，天天那么吃食堂——」

「妈，我想回去了。」

我妈在那话那头愣住了，过了好一阵子，她才道：「好，你回来。」

母子之间，有些话不必说，自然全都懂。我自婚后只回去过两次，一次是过年，一次是十一。

这番回去，母亲似乎已经认定我的生活出现了大的变故，她总是小心翼翼，不直接问，也不怎么提小玉。

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身体状况，给我做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我回去的第三天，她带我去镇上见她相熟的老中医。

我们村离镇子中心不过七八里地，我和母亲沿着河边的路走，一路上碰见不少的乡亲。

他们见到我都很意外，也很热情客气。可是看着他们黝黑的皮肤、粗糙的双手和简约而土气的打扮，我竟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。我感到悲哀，是一种远行却忘了来时路的悲凉。

老中医说我身子太虚，要好好调养，好好补一补。他问我回来待多久，他好掌握我的用药。

母亲扭头看着我，自打我回家，她还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就像她和父亲在城里，我不忍心问他们什么时候走一样。

「您看药喝多久合适？」我问他。

「起码得一个星期，完了我再看看你适应得怎么样。」

「成，那您先开一个星期。」

母亲的表情很复杂，有喜悦，也有担忧。她扭头对老中医说，「那就先开一个星期的。」

回去还是那条路，我提着半袋子中药，走在靠公路的一侧。过了很久，母亲终于问道：「跟小玉，好着吗？」

「唉，好不不好的，就那回事。」

「孩子还那么小，你们可不能离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咽了口唾沫，终于提起勇气，「妈，我工作没了。」

「哎呀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我还以为你和小玉闹矛盾了呢！」她看起来竟然一脸轻松，她的放松也感染了我。

「嗯，等我养好了身体回去再找工作。」

在家里的几天我前所未有的轻松，每天早上睡到日上三杆才起床，起来吃完母亲准备的饭便去后山上散步。

这么多年没回来，我竟不知道，原来乱七八糟长着灌木的山，如今已是连绵的青翠。

政府指导乡亲们种茶，丰收了便以指导价收回去。我父母也有几亩地，父亲很珍爱他的茶树，每天都在地里劳作，天黑了都舍不得走。

我去给他帮忙，却屡屡被他赶跑，我快三十的人了，比他高了一头，他竟不舍得我干一点儿活。

没等我七天的中药喝完，小玉已经不干了，一个接一个电话地催促我，要我赶紧回去找工作。

我告诉她我想歇一歇，可是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，她告诉我上班有多辛苦，带孩子有多辛苦，哭着哭着，就骂了起，骂我不负责任，骂我是缩头乌龟。

我一直扛到七天的中药喝完才回去。我走的那天，母亲送我到车站，在我转身的时候，她在我包里塞了一只信封。

我打开一看，竟然是厚厚的两沓钱。母亲已经跑远，我只得带着钱上了车。我在车上给她打了电话，她告诉我，那是她和父

亲这两年种茶挣的钱。他知道我没工作不容易，让我先拿着用。

一时间，我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。当我拿着一个月两万的工资时，我何曾给过他们钱，可如今，自己不行了，却得靠他们接济。我把钱藏了起来，我不忍心用。

可我没想到，这笔钱竟成了我离婚的导火索。我回到城里，用了几天时间把小玉和岳母哄好，带了几天孩子，我又出去找工作了。

可是市场根本没我想象的乐观，我要拿到以前的高工资，几乎是不可能了，我似乎必须得接受收入下降的事实，才能找到一份工作。

终于，我最后选定了一家稍微大型一些的企业，月薪大概一万出头，有单休，年底也有绩效。

可是工作的第一周，小玉从我的包里翻到了母亲给我的钱。她认为我这些年一直存私房钱，在俩人最艰难的时候也不肯拿出来。

我们为此大吵大闹，岳母也在旁添油加醋，说要拿我身份证去银行查，看我有没有别的户头。

而小玉，竟然同意了。这一次，她挑战了我的底线，原来这么多年，我的工资卡都交在她手里，竟没有换来她的信任。

于是我告诉她，「好，你去查，如果查到我背着你存钱，我给你认错道歉，全部给你，如果没有，那咱们离婚。」

我的话一说出口，小玉愣住了。可是岳母告诉她：「还是查一查，大家就都清白了。要是没有就没有，说什么离婚的话呢？」

小玉到底拿上了我的身份证，第二天和岳母跑了几家银行，他们到底没有查出来，却并没有给我道歉。

她不依不饶道：「你说，你这次回去，是不是把钱都给你爸妈了？不然，你也不可能回去那么久。」

再说了，你原来是两张工资卡，我也只拿了一张，你那一张你说一个月只有两千多的补助，我也从来没查过，是不是真那么点儿，谁说得清呢？」

「你没有去查流水吗？你拿着我的身份证不再去查一下我的电话记录吗？你或者尽可以去公安局查查看我有没有什么案底？」

想到我自己七天的药钱都是母亲坚持掏的钱，我不禁仰天大笑，这么多年，我到底身在一个怎样「温暖」的家庭，我竟然浑然不觉。

我把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拿了出来，这次，小玉终于哭了。

我净身出户口，把孩子也留给了她，毕竟，孩子是她的命根儿，而城里的教育资源与生活条件是我们农村无法相比的。

我也辞去了那份干了不到一个月的工作，三十多岁了，我不可能还像浮萍一般飘在城里。

终于，我咬了牙，下定决心回了老家。死过一回，便不会怕起死回生了。起初，很多人不理解，也有人在背后说我在城里混不下去的闲话。

我从来不去解释，只是安心地喝中药，养身体，在父亲茶园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我想等我休整好了，再想自己的出路，凭我的网络技术，哪怕在本地开一间小网络公司也是可以养育自己的。

可是慢慢地，我发现了茶叶的门路，于是，做了长时间的调研后，我注册了一家茶叶加工厂。

在产茶季，我把乡亲们的茶叶分等次收上来，再包装售卖。从包装设计、宣传、物流，每一个环节我都亲力亲为。

毕竟在互联网公司干过，我比乡亲们更懂得市场需要什么，也更明白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宣传自己。

从茶叶零售、茶产品、茶园农家乐再到茶园生态旅游，我的企业渐成规模，不仅挣来了钱，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。

「凤凰男」回了乡，土鸡终于找到了他的位置。我的生活再没有以前的压迫感，身体逐渐恢复，人也不再那么焦虑。每年寒暑假，我都会把女儿接回来，陪她在茶园里玩耍，让她更好地贴近大自然。

小玉再婚了，生了二胎，听女儿说，新爸爸对她还不错。我替小玉感到开心。那一场婚姻，我也从没后悔过，毕竟，她陪我走过了最美的时光，我永远感激她。人生没有对错，只有合适。

大海里畅游着数不清的鱼，它们拥有值得称羨的广阔、深邃、与激情，而有些鱼注定只能游弋于清泉和溪流，在缓慢而清澈中，迎着阳光，自由摆尾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